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87

翠崖必禪師語錄

清 必說

道通錄（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屠粹忠序
    - 曹廣端敘
  - 目次
  - 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永壽禪寺
  - 住江西贛州府長寧縣獅林禪院
  - 住京都觀音禪寺
  - 住京都嘉興禪寺
  - 小參
  - 機緣
  - 佛事
    - 懸鐘板
    - 徑山掃慧祖塔
    - 曹溪禮六祖真
    - 為法華山德修禪師對靈
    - 傳黑子請為母韓孺人起棺
    - 掩棺
    - 為陳氏孺人法名界明起棺
    - 為威翁帥公護法對靈
    - 為師氏太夫人對靈
    - 為齊氏太夫人對靈
    - 為葉氏孺人對靈
    - 為祥翁厲護法對靈
    - 為尤太夫人對靈
  - 像讚
    - 愍忠寺觀音像讚
    - 鐵壁祖像讚
    - 三山祖像讚
    - 盤山轉常老宿像讚
    - 鄂陽大師小像讚
    - 足雨和尚索題達磨小像讚
    - 題曇獻禪人小影

    - 自題小像
- 頌古
    - 世尊初生
    - 產難因緣
    - 女子出定
    - 六祖風旛
    - 佛性有無
    - 大道透長安
    - 訪二菴主
    - 溈山水牯牛
    - 婆子燒菴
    - 南泉斬貓
    - 南泉賣身
    - 倩女離魂
    - 乾矢橛
    - 洞山麻三觔
    - 雪覆千山
    - 香嚴擊竹
    - 靈雲見桃花
    - 新婦騎驢阿家牽
    - 無位真人
    - 須彌山
    - 洗缽盂話
    - 庭前柏樹子
    - 青州布衫重七觔
    - 一口吸盡西江水
    - 首山竹篦子
    - 仰山作女人拜
    - 世尊有六通
    - 白馬清淨法身
    - 長慶坐破七箇蒲團
    - 爆竹
- 牧牛十二首
    - 尋牛
    - 見跡
    - 見牛
    - 得牛
- 源流頌

    - 南嶽第一世
    - 南嶽第二世
    - 南嶽第三世
    - 南嶽第四世
    - 南嶽第五世
    - 南嶽第六世
    - 南嶽第七世
    - 南嶽第八世
    - 南嶽第九世
    - 南嶽第十世
    - 南嶽第十一世
    - 南嶽第十二世
    - 南嶽第十三世
    - 南嶽第十四世
    - 南嶽第十五世
    - 南嶽第十六世
    - 南嶽第十七世
    - 南嶽第十八世
    - 南嶽第十九世
    - 南嶽第二十世
    - 南嶽第二十一世
    - 南嶽第二十二世
    - 南嶽第二十三世
    - 南嶽第二十四世
    - 南嶽第二十五世
    - 南嶽第二十六世
    - 南嶽第二十七世
    - 南嶽第二十八世
    - 南嶽第二十九世
    - 南嶽第三十世
    - 南嶽第三十一世
    - 南嶽第三十二世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翠崖禪師語錄序

世運隆替存乎數，法運盛衰關于時，上下千古，恒相倚伏于其際也。孝宗紹興年間，號南宋中興，大慧禪師奉旨唱道徑山。及吾寧育王，旺化多載，腳下龍象九十有四，分布寰區。燈傳燈，派衍派，所謂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法運之盛，烜赫一時。今上御宇，化行中外，道重桑門。別庵禪師以大慧十七世孫自西蜀來寧，主普陀法席。予適以終養還里，得與論道談心，良稱厚善。剛十餘年，腳下龍象已三十有餘，翠崖和尚其首出也。印心後，即開法武林之永壽。未幾，入閩過粵，弘法獅林。再遷燕都，主觀音，領嘉興。說法如雲雨，棒喝若雷霆，凡　王公卿士，莫不欽崇道範，徵詰玄旨，直使普陀正眼照天照地。運會之隆，固有定數，遭遇斯時，豈屬偶然？翠公其人，殆不可以尋常測矣。其四會語錄若干卷，今檢其關于節要者，登諸梨棗，丐序于予。予雖未入宗門堂奧，然與公辱兩世交，序曷能辭？語云：「得兔忘蹄，得魚忘筌。」有能于語言文字之外得公旨者，即視茲錄為筌蹄也亦可。

時康熙戊寅仲冬下浣，賜進士出身、工科都給事古董屠粹忠頓首撰。

翠崖必禪師語錄敘

吾儒之道，綱維世教，人倫攸繫，聖經賢傳，固足多也。雖諸子百家，不必其理之純，而言之有裨於世，足為經傳之羽翼者，皆能有以示來茲，傳後世。釋氏之教，木鐸習俗，四大本空，拈花會意，不立文字，使其回心向道，毋滋障也。自達磨再傳，而《信心銘》作，闡揚詳複，嗣是公案語錄，盈於几閣，較富儒書。吁！亦盛矣哉！翠崖和尚，本貫名族，夙秉慧契，遍參諸方，得法於普陀之別庵禪師。別庵者，繼高峰三山老人之後，承大慧之傳者也。和尚既受付囑，想慕其為人，其在浙之永壽寺也，以眾紳之請；其駐錫豫之獅林禪院也，以閩帥施侯之請；其禮五臺，進長安，而入觀音禪院也，則應貴戚之命。侍者裒其前後陞座之語，彙若干卷，問敘於余。余伏念聖天子乘金輪以御世，崇儒重佛，佑啟禪宗，法幢遍於海內矣！其間或以盲師瞽說，妄自稱尊，以博榮名利養，未幾而剎竿旋倒。視翠公和尚，真心莫二，玅契玄源，賢於庸眾遠矣！且能通儒書，善屬文，可收為吾黨也。昔雪浪恩公常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吾於翠公，其信然哉！若夫法語之揭大意、暢宗

風，可信今傳後，具法眼者，自能品題，固非余之所知，而亦無俟余之多言也。爰是以弁其首。

時康熙三十二年歲在癸酉病月，欽差戶部興平倉掌印、監督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署福建清吏司郎中事、充大清律例館纂修官，秋谷曹廣端玉淵氏譔。

翠崖必禪師語錄目次

序
啟
卷之一
　上堂
卷之二
　小參
　機緣
　佛事
　題讚
　頌古
卷之三
　源流頌

翠崖必禪師語錄卷之一

侍者道通記錄

住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永壽禪寺

康熙辛未十月初一日，師受縉紳毛公奇齡、汪公霦、歸公起鳳等公請入院。

山門。「二週遮，一徑直，樓閣門開，入不思議。」召眾云：「相隨來也。」拽拄杖便入。

佛殿。「本是家裏人，靈山曾覿面。一會儼然存，人天悉皆見。」展具作禮。

韋馱。「童真示現，願力弘深，破魔軍眾，擁護叢林。」炷香，云：「大家出手，汝我同心。」

伽藍。「祇樹花開，金磚布地，妙用神通。沙盆扶起。」遂插香。

祖師。「以心印心，會終不會。東土西天，成群作隊。黑豆換人眼珠，也須自識慚愧。」

據室。「承父業，遵嚴命，斬新條，行新令。」卓拄杖，云：「雷轟電捲露全機，諸聖從茲重勘定。」
即於是日請上堂。拈疏云：「珠玉聯輝，珪璋互映，光庇叢林，維持法印。若向文彩未形之先薦得，不必重宣；其或未然，分付維那剖露。」宣畢，指法座云：「開闡人天大法王，從來遍界不曾藏，無端直踏毘盧頂，萬象騰輝悉已彰。」喝一喝，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至尊至貴，最妙最玄，輝騰九有，普覆大千，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金輪永鎮，四海咸霑帝澤，寶祚綿長，八方共仰皇風。」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有物有則，為鹽為梅，奉為滿朝文武、闔省尊官以及本郡縉紳、當山請主，伏願棟梁朝宁，長為佛法金湯，契證般若，同圓金剛種智。」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中毒於白華山頂，受殃於光熙峰下，直緣狹路相逢，故爾冤家頭撞，幾回刀斧劈不開，今對人天親拈出，爇向爐中，專伸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二十八世現住寧波府普陀山鎮海堂上本師上別下菴統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高麗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拂子云：「於此未證，盲人摸象；於此未得，水中撈月。還有親證親得者麼？不妨出眾相見。」問：「鐘鼓雷轟，香煙雲布，和尚陞座即且置，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孤帆海上來。」進云：「兩堂龍象，位列分明，如何是普利人天句？」師云：「杲日正當空。」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如何是向上句？」師云：「向下更分明。」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戒？」師云：「依教受持。」「如何是？」師云：「矢心不二。」「如何是慧？」師云：「懞懂禪和。」問：「天上月有缺有圓，誰人補得？」師打，云：「還須好手。」進云：「海中水有消有長，那裏減增？」師云：「收放由誰？」僧喝，師打退，乃云：「普陀栖隱住山人，破浪沖波至武林，滿月風光渾漏洩，枝頭狼藉許多春。鳥啼花笑香風遍，柳展清陰翠色新，六橋煙景誰無分？薄德深慚作主人。雖然如是，今日勉應眾請，不免借拄杖子威光應箇時節。」卓一卓，云：「舉起也，乾坤失色；放下也，瓦礫生光。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是山僧尋常用處。若是伶俐漢，聞者般說話，一任冷地裏含笑；其或未然，剔起眉毛仔細看，眼中切莫重添屑。」復舉：「臨濟住河北小院，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須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問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師云：「臨濟老祖大好拈提，可惜眼孔太窄。山僧於此建立普陀宗旨，天下人悉皆成褫。若或問長

問短，拄杖子一時分付。」卓一卓。高麗和尚復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碗鳴聲。』者三箇老漢各見一邊，今晚新永壽入院之初，將來捏作一團供養大眾。千聖不傳，白浪滔天；千聖不然，陸地行船；熱碗鳴聲，眼裏抽筋。且道山僧恁麼舉揚，三大老還自甘也無？」
立兩序，上堂。僧問：「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如何是左右逢源句？」師云：「任運騰騰皇化裏。」進云：「如何是般若真體？」師云：「白雲飛過碧山頭。」進云：「如何是般若妙用？」師云：「月明皎潔落波心。」僧擬議，師打退，乃云：「大坐當軒行正令，祖翁田地一番新，沙盆竭力重提掇，出手須憑好弟兄。楊岐輔慈明，監院三十載，相國侍筏渡，執勞十七春，正脈傳千古，遍地多兒孫。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旃檀林裏旃檀、獅子窟中獅子，若論箇事，人人可以擔荷、箇箇不妨承當。要行其事，須得其人；既得其人，須行其事。聲氣相投、節拍相應，方得法社永久、頹綱重整，派衍雙溪薄海、化行赤縣神洲，不有英靈，誰相輔佐？且道憑何為驗？」良久，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元旦，祝　聖，上堂。「年新，月新，日新。大地山河，雲煙花鳥，村橋野水，川陵溪谷，庭柯岸柳，樵歌牧唱，晴光物，滿眼滿耳，一時俱新。直得堯風蕩蕩，舜日熙熙，萬民樂業，四海晏清。且道林下釋子又且如何仰答聖明？」起身，云：「全憑一句無私語，睿算彌隆億萬春。」
元宵，上堂。「處處樓臺歌管，家家燈月交輝，藥師如來在銀花火樹裏為諸仁者轉大法輪、演大法義，直得森羅起舞、萬象揚眉，萬綠叢中醉倒風流公子，千紅陌上遊遍豔冶佳人，金樽檀板行春令，喜逢佳節慶豐年。且道衲僧分上一句如何舉唱？」以拂子擊香几，云：「拈得一枝無孔笛，為君吹出萬年歡。」
佛誕，上堂。問：「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又上雪山苦行六年？」師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進云：「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云：「九天雲盡鶴飛高。」進云：「出與不出相去多少？」師云：「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乃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太平本是將軍定；既出母胎，指天指地，那許將軍見太平？後有雲門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也是路見不平。諸兄弟！山僧恁麼批判，還有不甘者麼？出來

道看。」良久，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下座，拈拄杖，旋風打散。
到溫州府廣福寺，雪塵法師六十壽，請上堂。問：「如何是佛？」師豎起拂子。「如何是法？」師放下拂子。「如何是僧？」師云：「禮拜著。」進云：壽「域弘開，風光滿目，法師分上又且如何？」師云：「煙雲繞徑，松柏環庭。」乃云：「世間萬物皆屬陰陽消長。」拈拄杖，云：「唯有木上座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今日雪塵座主耳順之年，請山僧舉揚法要，用報親恩。」卓一卓，云：「若向者裏識得落處，何恩不報？何壽不增？雖然如是，山僧畢竟將何為祝？」擲下拄杖，云：「好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住江西贛州府長寧縣獅林禪院

康熙甲戌四月初一日，入院說沙彌戒，值智安禪宿六旬，徒方玉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雙徑，枝發普陀，向大洋海中，被一陣惡風吹到者裏。第二回拈出，專伸供養現住普陀鎮海堂上本師別菴老和尚，以酬法乳。」斂衣就座。峰白大師白槌訖，師云：「第一義早被峰白大師擊碎了也。若有鼻孔通氣的，試向第二義中出來道看。」乃揮拂子云：「諸方叢林，立玄立要，分主分賓。我者裏亦無玄要可立，亦無賓主可分。」乃震威一喝云：「無量壽世尊來也。優波離尊者即起于座，向前問訊云：『今日山中說戒，敢請世尊廣說妙法，普利群生。』世尊云：『吾本無法可說，汝亦無戒可傳。』復喝一喝云：『若人識此一喝，信受奉行，說法傳戒已竟。』世尊說此法已，直得紗帽石點頭，缽盂峰起舞，尊者作禮而退。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慶壽喜逢開戒日，風雲龍虎際獅林。其或未然，數完花甲子，又好從頭起。」結椎，下座。
說比丘戒，監院曇馥上座同徒裔昌請上堂。問：「三壇大戒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云：「次第問來。」「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腳踏威音前。」「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拄杖點青天。」「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石虎抱兒眠。」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午夜關前假雞叫。」「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三腳蝦蟆入棧道。」「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把斷聲前一句好。」問：「如何是大海無魚？」師云：「箇箇成龍。」「如何是大地無草？」師云：「虛空粉碎。」「如何是大富無糧？」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餐。」「如何是大悟無道？」師云：「汝喚甚麼作道？」進云：「昨夜霜風露消息，吹落林花三兩

枝。」師云：「可惜許。」問：「混沌未分，還有世界也無？」師云：「須彌翻白浪。」進云：「父母未生，還有面目也無？」師云：「大海起紅塵。」進云：「如何是一句中三玄？」師便喝。進云：「如何是一玄中三要？」師便打。進云：「如何是親切句？」師云：「霞紅林展幕，目白水生光。」進云：「如何是轉身句？」師云：「此去西天十萬八千。」僧拂衲歸眾，師云：「看腳下。」問：「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師子林禪戒雙行，和尚如何分付？」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箇箇腳跟點地，人人鼻孔遼天，因甚又進三壇大戒？」師云：「要識真金火裏看。」進云：「萬仞峰頭翻白浪，大洋海底起紅塵，和尚在甚麼處？」師揮拂，云：「高著眼。」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讚歎有分。」乃云：「丹霞說戒，人人掩耳而出，可見風流出當家；獅林說戒，貴圖直下承當，獅子自然知返擲。雖然，用處不同，箇裏何曾有別？」豎拂子，云：「會麼？若向者裏會得分明，千華臺上盧舍那佛嘗向汝等面門出入，一朝洗面，摸著鼻孔，淨裸裸、赤灑灑，本來清淨，何處污染？吾亦無戒可傳，汝亦無戒可受。其或未然，十重四十八輕，波逸提應當學。一一受持，二時粥飯，切莫忘卻鉢盂匙箸。」下座。

佛成道日說菩薩戒，秀巖上座領副戎黃公廷棟請上堂。「當年臘月八日，世尊于雪山夜睹明星，忽然大悟，成等正覺。正當今日，秀巖禪人募衣領黃檀越入山作大功德，成就諸人三壇大戒，且喜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諸人還見麼？若見，且道昔日成道與今日圓戒是同耶？是別耶？向者裏分剖得，許汝諸人具半隻眼；若分剖不得，亦許汝具半隻眼。何故？明星午現眼生花，一年一度臘月八。」

住京都觀音禪寺

結制，祇園主陶公克兔仝夫人明用、明專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乾坤藏不得，大地豈能收？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　皇太后慈壽無疆，　皇太子諸王克仁克孝。」再拈香云：「此一瓣香，如金如玉、如珪如璋，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侯、本寺檀越等，伏願高增祿位，綿衍福基。」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昔在南海山中截斷眾流，水泄不通；今向長安城裏作浪興波，普天匝地。第三回拈出，供養現住南海普陀鎮海堂上本師別菴統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足雨和尚白椎畢，師卓拄杖云：「山僧者一條榔栗，今日要與越格英靈相見，有麼？有麼？」僧出問：「第一義諦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鐵牛打鞦韆。」「如何是第二

玄？」師云：「木馬上高竿。」「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石女笑簷前。」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放出沖天鷂。」「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杲日當空照。」「如何是第三要？」師云：「誰通一線道？」乃云：「昔日泗洲大聖在揚州出現，今朝南海大士在長安出現。」驀豎拄杖：「看看，在山僧拄杖頭邊高聲叫道：『善來，大眾！新長老到此安禪結制，與汝諸人點出金剛正眼，闡明少室真機，煉凡成聖，點鐵作金，汝等皆當作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自是一聞千悟；其或未然，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挨拶將去，驀地冷灰中爆出一粒豆來，原來秖是者箇。且道：如何是者箇鼈？」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結椎，下座。

元旦，祝　聖，上堂。「乾元伊始，萬物咸新，燈籠作舞，露柱歡騰。五鳳樓前歌　聖德，山河大地沐堯仁。風以時，雨以時，野老相逢開笑面，普天同慶太平春。且道酬恩一句又作麼生道？」豎拂子作捧笏勢，云：「萬歲，萬歲，萬萬歲。」

刺血書蓮經兼為法慧剃度，上堂。「欲識佛法大意，無論是僧、是俗，是男、是女，單單只要一箇信字。信者，成佛之本源，入道之階梯。所以，世尊捨金輪王位而上雪山，由于此信；末後苦行六年，夜睹明星，豁然大悟而成正覺，由于此信；達磨西來，少林面壁，神光斷臂，為法忘軀，皆由此信；臨濟大師在黃檗處喫三頓痛棒，向大愚肋下還拳，皆由此信。只如諸人者裏結冬、那邊過夏，朝參暮究，欲求見性，也只是此信；今日法慧割愛辭親，苦求披剃，也只是此信；又如王居士喜助山僧刺血書經六萬餘言，字字從舌尖上吐出，若男、若女，遠近聞風而至，也只是此信。且人人本來是佛，皆因不信，永墮輪迴，升沉苦海。故此一箇信字，若人體究親切，受用無窮。雖然……」豎拂子，云：「還須信得者箇始得。者箇且作麼生信？任從桑海變，終不為君通。」擲拂子，下座。

書經圓期，眾信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與麼道，未免釘樁搖櫓。山僧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此經。」遂以兩手作托呈勢，云：「若人識得此經，即是識得此寶；識得此寶，便乃識得此經。要知此經，天得之以化育萬物，地得之而五穀豐登，君王得之坐享太平，士大夫得之福慧高增，現前諸人得之心地開明。秖如山僧得之又且如何？有時在長安市上吟風嘯月，有時在五鳳樓前轉大法輪。大眾！此經有如是利益，還有人識得麼？如無，山僧與說一偈：若人識此經，即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經行及坐臥。」

觀音大士誕日，上堂。「觀音大士於威音王前，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爾時作佛已竟，無量劫來本無生滅，說甚今日降生？」驀豎拄杖，云：「拄杖子聽得，[跳-兆+孛]跳出來道：『長老！莫謾人好。盡大地人那箇不知大士誕日？』山僧向他道：『木上座！你那裏會得？』你若會得，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決不虛語。脫或未然……」展兩手，云：「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

解制，上堂。「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有結有解，叢林定制。一向來與諸兄弟眉毛厮結，未免縛腳縛手。即今放開一線，一任東去西去。雖然踏遍天涯，依舊不離當處。咄！」

佛誕，上堂。「今日四月八，香湯浴悉達，一瓢惡水驀頭澆，莫道山僧手段辣。指天指地枉稱尊，雲門一棒要打殺，檢點將來，正是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眾中還有與世尊雪屈者麼？不妨出來知恩報德。」良久，云：「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帝王自有擎天略，不動干戈定太平。」

住京都嘉興禪寺

康熙丁丑八月初十日，受趙府董氏大夫人暨監院孝先上座請入院。三門。「解脫門開，七通八達，未到長安，早已踏過了也。」拽拄杖便入。

伽藍。「舊伽藍，新長老，賓主同心，湊合恰好。一箇破沙盆，扶起莫放倒。」

祖師。「折蘆過江，闔國人追；少林面壁，隻履西歸。伎倆般般已做盡，堂中冷坐更何為？」

大殿。「夜夜同眠，朝朝共起。今日相見，仍無彼此。本是家裏人，因我得禮你。」

方丈。「據此方丈，佛祖不讓，諸人到此，箇箇喫棒。且道：新長老具何手眼者般利害？」卓拄杖，云：「把柄在手，多收少放。」

當日請上堂。師拈啟請云：「一切修多羅，無量微妙義總在裏許，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再煩維那宣過。」宣畢，師指法座云：「者箇寶花王座，生生常坐，世世常登，今日不妨錦上鋪花，平地登高去也。」便陞。拈香祝聖畢，復拈香云：「此一瓣香與南海老漢拖犁拽耙、穿鼻過粵，今日向長安市上呵佛罵祖，償他宿債不了，第四回拈出，專伸供養現住普陀山鎮海堂上別菴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聖心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爐韛新開，烹佛煉祖，若有銅頭鐵額漢，不妨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問：「今日和尚入院，畢竟有何祥瑞？」師

云：「彩雲扶日出，玉露滴天開。」進云：「五家宗旨憑師唱，畢竟還歸那一宗？」師云：「一句該玄要，千機絕覆藏。」進云：「恁麼則千溪萬派皆歸海，四塞八蠻朝帝都。」師云：「闍黎觀光有分。」乃云：「古佛家風原歸大人境界，大人境界方顯古佛家風，所以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今孝先上座暨趙府護法敦請山僧承乏茲山，只得勉應時機，一番展演去也。」豎拂子，云：「會麼？若道是拂子，認奴作郎；若道不是拂子，證龜成鱉；若道拈來便用，抓沙抵水；若道總不恁麼，開眼作夢。直饒你直下承當，猶喫山僧痛棒。畢竟喚作甚麼乃得相應去？」擊禪床，云：「擊開千佛頂[寧*頁]眼，放出威音劫外春。」復舉：「世尊在天宮說法，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曰：『此珠作何色？』五方天王各說異色，世尊乃藏珠入袖，卻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汝何迷倒之甚？我將世珠示汝，汝便各說有青、黃、赤、白等色；我將真珠示汝，卻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師云：「世尊把五方天王當面熱瞞，未識是何心行？今日山僧入院之初，雖有一寶珠，不敢復蹈前轍。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聖心和尚復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當晚小參。舉：「會祖偈云：『楊岐初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蹈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山僧亦有一偈：嘉興初住絕親疏，大富無糧米似珠，道不窮，何嗟吁，銅頭鐵額與同居。且道與楊岐老祖相去多少？」

翠崖必禪師語錄卷之二

侍者道通記錄

小參

除夕，小參。「晷運不相饒，歲序相催逼，寒梅門雪開，香風初破玉，王老夜燒錢，杯盤多狼藉。爆竹聲中一歲除，溪山處處開新綠，煙霞夢入故園春，高喚天涯未歸客。」遂高聲召眾，云：「大眾！莫教空過好時光，明朝又是正月一。」

小參。「古人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但有一言半句須自胸中流出，自然蓋天蓋地。』山僧則不然，到者裏直須入門，入得門了，無上至寶、百千妙義一任流出，大闡吾宗。」乃張口，云：「諸人還見麼？山僧舌尖上吐出血滴滴。」喝一喝，云：「休瞌睡好。」

留同參寒谷上座，小參。「纔過新年頭，鶯啼拖弱柳，風林淑氣新，風光仍似舊。世情澹處道情濃，鐵壁銀山齊踢倒，鼇山成道舊芳規，白頭如新直到老。窮玄既透向上關，何用他方更尋討？夜來一陣風雨聲，庭前花落知多少？大眾！秖如投機一句又作麼生展演？」拈拄杖，云：「一條拄杖兩人扶，只要話行窮浩渺。」卓拄杖一下。

居士法滿年七十求剃度，小參。「趙州八十猶行腳，七十披緇未是遲，早晚修持無間斷，歸家有路到蓮池。」舉起數珠云：「還會麼？」士無語，師云：「百八摩尼真妙執，不怕老從頭上來。」

和碩親王對靈小參。「勤勞為國萬民歡，海晏河清宇宙寬。千載江山宜永鎮，如何擺手出長安？恭惟親王殿下，玉葉長春，匡佐熙朝社稷；赤心捧日，把定　清室乾坤。山河一統，天子萬年，正堪共享昇平，同垂化育。豈意俄爾碧殿風生，玉階塵動。正當今日，轉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昨夜星河轉南斗，無生國裏湧金蓮。」

瑞金龍山生生禪院分座，解七小參。師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從頭數目甚分明，怎奈無人領會得？諸仁者！莫放逸。」喝一喝，云：「驀然打破上頭關，甕裏何曾走卻鱉？」

機緣

到長壽謁石蓮和尚，蓮問：「船來陸來即不問，即今落在甚麼處？」師云：「向腳下薦取。」蓮云：「除了腳下又作麼生？」師云：「覿面更分明。」蓮云：「未見落處在。」師云：「話頭也不識。」蓮云：「大師話頭在麼？」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撈

雲。」復問：「至廣幾次了？」師云：「未動腳跟早已到過。」蓮云：「問正經話。」師云：「那一句不正經？」蓮云：「普陀和尚大慧一枝是否？」師云：「是。」蓮云：「大師出其門下，果與諸方不同。」師云：「即今不著便。」

到聖感，謁霽崙和尚，問：「聞兄曾進廣中，是否？」師云：「是。」霽云：「到曹溪麼？」師云：「到。」霽云：「見六祖麼？」師云：「何處不見？」霽云：「未見六祖在。」師云：「和尚且喫茶。」霽云：「喫茶與曹溪何干？」師云：「到口方知。」霽微笑。師云：「卻遇著箇迦葉。」

居士參，禮拜起，問：「某誦《金剛經》，五眼處不明。請問和尚：如何是肉眼？」師云：「你看著我。」「如何是慧眼？」師云：「我看著你。」「如何是天眼？」師打云：「照顧頂門。」「如何是法眼？」師卓拄杖一下。「如何是佛眼？」師云：「當面覷不見。」進云：「不會。」師云：「通身是眼，因甚麼不會？」士禮拜，師打云：「一棒一條痕。」進云：「和尚婆心太切。」師云：「知痛癢始得。」士有省。

智祥禪人詣方丈，云：「某甲看破了也。」師云：「看破箇甚麼？」進云：「謾我一點不得。」師云：「速道！速道！」進云：「踏著秤鎚硬似鐵，仙橋原是紗帽石。」師打，云：「未許草草承當。」祥禮拜，云：「果然恩大難酬。」師乃以偈印之。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滿園春色阿誰賞？」「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偏你來時不遇春。」「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夜盡水寒漁罷釣。」「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出門俱是看花郎。」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暮夜波斯偷過海。」「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天明石女渡黃河。」「如何是第三句？」師云：「你是因語生解漢。」僧喝，師打出。

居士問：「十智同真，請師垂示。」師云：「逐一問來。」「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團圞秖一箇。」「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一「箭定山河。」「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燈籠和露柱。」「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參透目前機。」「如何是五同遍普？」師云：「杲日當空照。」「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春來滿眼新。」「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枝頭花狼藉。」「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寶劍露鋒鋩。」「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一聲驚宇宙。」「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吹入我門來。」進云：「是何物兮同一質？」師云：「兩箇五百是一貫。」「那箇與君同大事？」師云：「巖前石虎。」「孰能與我總同參？」師云：「胡張三，黑李四。」「何人同此一真智？」師

云：「認著依然還不是。」「是甚麼兮同遍普？」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阿那箇同具足？」師云：「一切水月一月攝。」「甚麼物兮同得失？」師云：「大虫被虎咬。」「作麼生同生殺？」師云：「如箇居士堪喫棒。」「與誰說法同音吼？」師云：「兩箇黃鸝鳴翠柳。」「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一行白鷺上青天。」士禮拜。師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徒然說夢。」

佛事

懸鐘板

「叢林號令，佛祖權衡，高高懸向堂前，擊著心空及第。」指鐘板云：「見麼？」擊鐘板云：「聞麼？雖然如是，切忌觸著磕著嶺。」擊鐘板一下。

徑山掃慧祖塔

拈香，云：「遠孫海上來，覿而無別說；寶光塔點首，全機俱漏洩。一派源流雙徑長，大海潮聲吼不絕。」大展三拜。

曹溪禮六祖真

拈香，云：「亙古曹溪遍大千，人間無水不歸源。花開五葉本同蒂，月印千江影共圓。西蜀派連雙徑脈，高峰枝發普陀巔。祖師面目分明在，殃及兒孫無了年。」便禮拜。

為法華山德修禪師對靈

師卓拄杖，云：「德修何以修？須得大徹悟。山僧到此間，指出菩提路。且道菩提路在甚麼處？」良久，云：「朵朵蓮花開沼上，紛紛梅雪落巖前。」復卓一卓。

傳黑子請為母韓孺人起棺

拈拄杖擊棺，云：「生死關頭休錯踏，長安大道甚分明。」乃畫○相，云：「若向者裏會得，不妨撩起便行。且道韓老孺人轉身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拽拄杖引出。

掩棺

「七十五年無休歇，生緣已了萬事畢，即今四大已分離，淨裸裸地有何說？無可說。」拋土云：「不妨土上再加泥，平地蓮花今湧出。」卓拄杖三下。

為陳氏孺人法名界明起棺

「久居塵勞，未離眾苦，纔得回頭，即歸淨土。歸淨土，日卓午，目前大道是西方，九品蓮花為父母。若還擬議不能前，腳下白雲千萬朵。」以拄杖擊棺引出。

為威翁帥公護法對靈

揮拂子，云：「調羹補袞擎天手，武緯文經社稷安，擺手便行歸去也，山河大地雪漫漫。恭惟威翁大護法，朝中梁棟、佛國金湯，正思熙朝永固，孰期踢倒玉樓？今日山僧到此以何報薦？」喝一喝，云：「當陽指出西方路，爐透起白蓮花。」

為師氏太夫人對靈

「靈山記莂，皇眷恩厚，時節一至，便乃撒手。葉落歸根，烏飛兔走，不戀長安，藏身北斗。莫是帥府太夫人底落處麼？」良久，云：「九盡遍看冰雪化，春來樹樹盡開花。」

為齊氏太夫人對靈

「本無來，燈籠[跳-兆+孛]跳上天台；亦無去，夜半鐵牛吞露柱。既無來去，寧有死生？既無死生，即今齊太夫人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喝一喝。

為葉氏孺人對靈

揮拂子，云：「纔見春光今又過，風來片片落花多，滿園春色皆狼藉，可歎光陰有幾何？雖然如是，即今葉氏孺人一口氣不來，向什麼處去？」以拂子打○，云：「會得箇中真消息，一輪明月落清波。」

為祥翁厲護法對靈

「春風蕩蕩，春日遲遲。山青水綠，花落鳥啼。悠然回首，識取歸期。歸期已至，且祥翁老護法臨行一句作麼生道？雖有雲山千萬里，目前大道更分明。」卓拄杖一下。

為尤太夫人對靈

「居諸邁往速遷變，八十年來如夢幻，不戀長安歸故鄉，一心頓入空王殿。」以拂子打〇相，云：「尤太君若向箇裏薦得，生本無生，滅亦無滅，一念萬年，諸緣頓息。山僧到此，只得無法可說。無可說，有可說，覿面分明，春風習習。」

像讚

愍忠寺觀音像讚

朝到西天，暮歸南海。長安市上相逢，處處得大自在。驢鳴犬吠現圓通，一任燒香勤禮拜。

鐵壁祖像讚

天生吾祖，器骨不群。十坐道場，大振聚雲。雙徑一枝，佛法從茲。延蔓牽藤，至今誰人不識？大慧十五世孫。

三山祖像讚

者老漢，婆心切，拈起拂子當面擲，南方祖道賴重興，衲僧命根遭斷絕。據曲彔於高峰頂上，電閃雷轟；流滴水於南海波中，東涌西沒。咄！殃及後代兒孫，到處呵佛罵祖，搖唇鼓舌。

盤山轉常老宿像讚

六十春秋，一生誠實。本地風光，孤明歷歷。盤山兀坐兮非佛非心，輪珠常轉兮即心即佛。咄哉面目甚分明，拄杖頭邊應漏洩。

鄂陽大師小像讚

非道非仙，不僧不俗。一緉芒鞋，周遊列國。有時在西域于闐遊戲，有時在天台華頂獨宿。一任時人錯認湘子真容，喚他祖師面目。咄！

足雨和尚索題達磨小像讚

折蘆過江，滿目慚惶。見性成佛，毒藥砒霜。西天東土，無處收藏。引得後代兒孫，到處家醜外揚。

題曇獻禪人小影

不解參禪，偏能解脫。愛住深山，一心念佛。持律甚精嚴，皎如霜與雪。平生伎倆少人知，一朵曇花先現出。

自題小像(詳上座請)

優游石上，兀坐松間。手拈如意，若風若顛。佛法不會，祖道無傳。一條拄杖，遊遍大千。面目分明交付汝，任把香薰鼻孔尖。

頌古

世尊初生

氣宇如王輸一籌，琵琶遮面半風流，雲門總有知恩處，一句當陽未足酬。

產難因緣

忽見枝頭黃鳥啼，一聲高叫一聲低，東君暗裏傳消息，一夜林間花放齊。

女子出定

夜半金烏海底生，飛凫驚起弄黃昏，西風昨夜園林過，吹落黃花滿地金。

六祖風旛

當于起處究源根，不是風旛不是心，莫認老盧口頭話，黃鸝空叫百般音。

佛性有無

狗子佛性無，瞿曇老子嘴都盧；狗子佛性有，海底泥牛啣月走。佛性有無甚分明，摸著鼻孔失卻口。

大道透長安

終日騎牛更覓牛，一番風雨一番愁，分明腳下長安道，何必茫茫在外求。

訪二菴主

南山花發北山紅，黃鳥枝頭調不同，只為東君心太切，花開花落在春風。

溈山水牯牛

不是溈山不是牛，腰纏騎鶴上揚州，驢胎纔出馬腹，更向人前出一頭。

婆子燒菴

正恁麼時難覆藏，當陽露出好風光，箇中不遇攀花手，空使落花流水香。

南泉斬貓

寶劍光錂出匣時，趙州恁麼卻來遲，南泉正令行將去，血濺梵天遍界知。

南泉賣身

千方思賣向人前，鬼面神頭真可憐，且道何人肯酬價，看來不直半文錢。

倩女離魂

懷抱琵琶往帝邦，一回清夢轉家鄉，惺來淚落三更月，依舊連身臥客房。

乾矢橛

是佛何勞安矢橛，分明註破向誰說？白鷺飛來雪上行，梅花影落天邊月。

洞山麻三觔

人來問佛麻三觔，數目分明說與君，點破當人端的事，也須識得定盤星。

雪覆千山

一色平鋪世界新，山河隨處露全身，古今賢哲多如評，不識何人豁眼睛。

香嚴擊竹

一聲霹靂頂門轟，潭底驚翻起臥龍，雲雨卻隨風勢轉，須彌[跳-兆+孛]跳九霄峰。

靈雲見桃花

三春處處桃花放，偏向靈雲眼裏栽，盡在玄沙言裏薦，時流眼底著塵埃。

新婦騎驢阿家牽

新婦騎驢阿家牽，同行不必痛加鞭，許多風月移情趣，總在佳人笑臉邊。

無位真人

，

梨花蛺蝶鬧芳菲，花雨巖前陣陣飛，一夜東風俱漏洩，殘紅飄落釣魚磯。

須彌山

劍刃上行冰上走，拈來信手道由口 ，金剛寶劍輕拋卻，八面清風過牛斗。

洗缽盂話

巖前枯木遇春風，苑內黃鶯怨落紅，箇裏機關輕撥轉，禹門一跳便成龍。

庭前柏樹子

黃鳥枝頭報好音，庭前指示太分明，攀枝摘葉人無數，幾箇能知當處尋。

青州布衫重七觔

趙州做領青州衫，蓋卻南山并北山，識得其中較些子，翻身跳出鐵蛇關。

一口吸盡西江水

龐公卻被馬師謾，吸盡西江口 不沾，海底紅塵飛不盡，至今大雪滿長安。

首山竹篦子

已離觸背太分明，掘地討天腳下尋，具眼衲僧能掃卻，一毫頭上定乾坤。

仰山作女人拜

好箇佳人不識羞，階前賣俏逞風流，渾然不顧旁觀誚，笑臉微紅踢戲毬。

世尊有六通

你來問我那一通，大洋海裏火燒空，忽然觸著些些子，失卻眉毛滿臉紅。

白馬清淨法身

井底蝦蟆吞卻月，豁開正眼明歷歷，紅爐燄裏結成冰，萬里山河一片白。

長慶坐破七箇蒲團

寒寒暑暑幾多秋，受盡風霜未出頭，若不捲簾見天下，蒲團坐破幾時休。

爆竹(二首)

百匝千重心自空，硝黃滿腹不通風，火星觸著紛紛碎，雨打梨花遍地紅。
截斷兩頭一線通，心藏玅藥毒無窮，當陽漏洩真消息，入耳應須三日聾。

牧牛十二首

尋牛

四野雲迷曲徑封，山遙水遠意何窮，關河一片煙霞裏，鳥語溪聲過谷東。

見跡

絕頂煙收雲漸開，風吹陣陣帶香來，青山露出真消息，狂走無煩滿面灰。

見牛

白雲吹去露青天，草有餘餐飲有泉，毛色依稀頭角在，穿雲渡水樂長年。

得牛

緊把麻繩驀鼻穿，收來樹下自安然，臨風嘯落峰頭，。

翠崖必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道通記錄

源流頌

南嶽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年十五出家，謁嵩山安公，指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云：「嵩山來。」祖云：「甚麼物與麼來？」師無對。退參八載，復來答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染污，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得法後，侍祖一十五載，復居南嶽。

甚麼物兮與麼來？當下無言眼未開，退參八載明端的，遍界空花眼裏栽。

南嶽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幼歲出家，開元中習定衡嶽，遇讓和尚問云：「大德坐禪圖甚麼？」師云：「圖作佛。」讓將磚一片于彼菴前石上磨，師云：「磨作甚麼？」讓云：「磨作鏡。」師云：「磨磚豈得成鏡耶？」讓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云：「如何即是？」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云：「汝學坐禪，為學作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學作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師聞開示，如飲醍醐，乃受心印。開法南昌寶峰山，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其化盛行江西。

磨磚坐佛兩俱非，撥轉牛車露大機，悟徹心空真印後，精金百煉愈光輝。

南嶽第三世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姓王氏。丱歲出家，三學該練，及參馬祖為侍者。偶侍祖行次，見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祖扭師鼻，師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師有省。一日再參，祖震威一喝，師三日耳聾。後黃檗聞舉，不覺吐舌。

群飛野鴨白雲邊，扭痛鼻頭甚可憐，一喝耳聾千古意，雄峰從此浪彌天。

南嶽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中人。幼歲出家，至京洛行乞，吟添缽聲，一嫗出扉問曰：「太無厭生！」師云：「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後往南昌見馬祖，祖已示寂。時百丈為祖廬墓，師見丈，丈舉耳聾話，師吐舌，丈云：「汝嗣馬祖去。」師云：「某來參馬祖，不料無緣，因和尚斯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若嗣馬祖，恐以後喪我兒孫。」及開法，上堂，眾纔入，師召云：「大眾！」眾回首，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聞舉舌頭忙吐出，大張機用顯全才，月似彎弓論風雨，棒頭有眼豁然開。

南嶽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落髮進具，志慕禪宗。初參黃檗，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及到大愚處悟徹，于大愚脅下築三拳，復轉黃檗，打黃檗一掌。後臨滹沱河側開堂，建立黃檗宗旨，號臨濟宗。

三遭痛棒還拳處，長劍倚天會者稀，佛法無多親口出，當陽一句露真機。

南嶽第六世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初在臨濟為侍者，因訊洛浦來參機緣，兩遭濟打。及到三聖處為首座，聖問師，師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復到大覺處為院主，覺問師，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覺又問師，師亦喝，覺亦打，師再喝，覺再打，至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處，直下薦得臨濟在黃檗喫棒底

道理。迨後開堂，拈香云：「者瓣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大作雷聲無點雨，棒頭撥轉目前機，其中薦得孤賒處，臨濟先師供養伊。

南嶽第七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得法于興化獎。開堂後，有僧來參，云：「敗也。」師引杖向其前，僧無語，師便打數棒。

殺活臨機用最親，禪床掀倒不知音，棒頭點出金剛眼，啐啄同時有幾人？

南嶽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問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

明明心印鐵牛機，棒下無生不見師，掣電轟雷能殺活，豁然句裏悟玄微。

南嶽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參風穴，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鶺鴒樹頭鳴。」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世尊顧視青蓮目，直下承當更不疑，拂袖便行多瀟灑，當陽不墮悄然機。

南嶽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幼有大智，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剃髮遊方，遍參尊宿七十一人。最後見首

山，問百丈捲席意旨，言下大悟，拜而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參遍諸方猶不歇，霜眠露宿訪師來，應知皓月澄潭現，放下身心曠劫灰。

南嶽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全州清湘李氏子。少為書生，年廿二得度。母賢，遣之遊方。聞汾陽道望，冒險往來。依住二載，未許入室。一夕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陽熟視罵詈，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以手掩其口。師大悟，歎曰：「始知臨濟道出常情。」

披星戴月謁汾陽，開口無端罵一場，拄杖拈來開正眼，始知濟道出情常。

南嶽第十二世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宜春令氏子。久依慈明，未有省發。每咨請，明云：「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云：「監寺異時兒孫滿天下在，何用忙為？」明適出，師偵之小徑，既見，搦住云：「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云：「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于泥途，開法楊岐。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唐言。」

西天人不會唐言，箇事當場啟口難，堪憶少林常面壁，覺來無地著羞慚。

南嶽第十三世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依茶陵郁披剃，往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云：「茶陵郁和尚。」岐云：「聞伊過橋遭什有偈，能記否？」師舉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諮詢之，岐云：「汝見昨日打毬儻者麼？」師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渠。」師愈駭然，云：「何謂也？」岐云：「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照乘明珠覿面呈，笑中有意愕然驚，忽從句裏翻身去，衣裏寒光耀更真。

南嶽第十四世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祝髮，遍參名宿，因浮山指見白雲，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雲一日謂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于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人人有片閒田地，何必叮嚀問主翁，一笑通身流白汗，忽然脫體露真風。

南嶽第十五世

成都昭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見佛書如獲舊物。出家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哲、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師忿然而去。到金山，染寒困極，試以平日見處無得力者，乃轉依五祖，令入侍寮。聞舉提刑小艷詩話，祖云：「他秖認得聲。」師云：「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卻不是？」祖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出門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云：「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其所得。祖云：「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由此所至，推為上首。

雞上欄杆鼓翅鳴，夢中驚覺五陵春，香風滿袖通身快，秖要檀郎認得聲。

南嶽第十六世

臨安徑山大慧宗杲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六出家，十七落髮，十九遊方，謁湛堂。後參圜悟，聞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語省豁。悟每舉有句無句話問之，師擬開口，悟便云：「不是。」一日，師問悟云：「聞和尚曾問五祖師翁來，不知道箇甚麼？」悟笑而不答。師云：「當時想是對眾問，今日說

亦何妨？」悟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悟云：「始知我不汝欺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薰風南起閣生涼，諸佛明明不覆藏，萬朵白雲吹散去，當陽一片露堂堂。

南嶽第十七世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偶看《遺教經》，歎曰：「幾為儒冠所誤。」欲去家，母以親迎難之，師絕之以偈云：「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出家，遍參名宿。後依大慧，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篦連打三下，師于此大悟，厲聲云：「和尚已多了也。」慧又打，師禮拜，慧印以偈。一日，上堂云：「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

拈來竹篦甚分明，棒下承當得本真，最懶說禪無可說，三竿日上懶翻身。

南嶽第十八世

福州鼓山木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謁懶菴于雲門，懶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倏然契悟，作禮云：「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懶許之。上堂，拈拄杖云：「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

問得分明答豈差，一聲喝出絕週遮，目前驚散浮雲盡，月印千江玉浪花。

南嶽第十九世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亭亦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拈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

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師纂修《聯燈會要》。

門庭施設法中王，正令全提孰敢當？識得中間較些子，聯燈千古繼心光。

南嶽第二十世

太原苦口良益禪師，參淨慈，慈問：「近離甚處？」師云：「瑞光。」慈云：「正與麼時，光在甚處？」師便喝，慈云：「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師擬議，慈便打趁出。久之契悟，作偈曰：「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師云：「從上心印，汝今得之，宜處深谷，俟時行化。」

問到西湖水淺深，棒頭點出甚分明，臨機一句吹毛劍，從上心珠印得真。

南嶽第二十一世

汾州筏渡普慈禪師，初參徑山端、高峰妙，各有契處。後北還，過燕，遊五臺，禮文殊，感大士放光。居臺二年，入太原，參益和尚。益云：「發足甚處？」師云：「五臺。」益云：「文殊與汝說甚麼？」師云：「腳下草鞋唱成一百文。」益云：「腳跟為甚麼不點地？」師云：「且喜老漢見得親切。」益云：「老僧罪過。」師喝一喝而出。自此常造室中。久之，益囑云：「汝緣當在本處，他後設大法藥，宜號筏渡。」師禮謝，歸汾州。

徑山參過謁高峰，猶是文殊光影中，草鞋踏斷真消息，一喝當陽播正宗。

南嶽二十二世

洛京相國一言道顯禪師，雁門人。生而岐嶷，穎悟英特。年十二，自願出家，父母難之，師云：「兒志決矣，未可強留。」遂落髮于郡之西山，聽講《圓覺》，至〈知幻即離章〉，頓然默契，恍若舊識。乃辭師遊汾州，謁筏渡，渡一見器之，命入侍寮。一日，渡舉竹篦問云：「畢竟喚作甚麼？」師方進語，

渡驀頭便打，忽然大悟，禮拜云：「和尚且止，古人道：『佛法無多子。』非虛語也。」渡云：「汝今方知吾意耶？」師云：「和尚大恩，碎身難報。」渡囑云：「汝年且幼，時至理彰。」師執勞座下一十七載。

竹篦拈來活似龍，驀頭一棒悟心空，無多佛法明今古，恩大難酬此日功。

南嶽第二十三世

西京小菴行密禪師，初以白衣禮相國顯和尚，凡見便禮拜。顯一日謂云：「道人禮拜且止，佛法在甚處？」師方舉首，忽聞板聲鳴，顯云：「只者是。」師從此有入，遂求度。顯云：「汝誠精進，宜名行密。」力參三年，顯舉馬祖三不是，語未絕，師云：「畢竟如何？」顯笑云：「已多了也。」師于言下釋然大悟。顯云：「佛法下衰，正宜潛隱，毋拘城隍，得安身處最為佳耳。」

一聲板響通消息，惹得三年滿腳泥，聞舉南泉三不是，忽于句下悟全機。

南嶽第二十四世

二仰圓欽禪師，禾之秀水人。遍參諸方，毫無所契。入西京，謁小菴密于旅舍，密問：「浙中有箇伶俐人，汝還見麼？」師云：「圓欽鈍漢。」密云：「我要箇鈍漢作監收，汝還知麼？」師罔措。密云：「數千里來，可惜錯過。」師相依扣參。一日，見鼠從架上過，撲翻油甕，忽爾頓契，走見密云：「某已捉得了也。」密擄住云：「道！道！」師云：「一粒鼠糞污卻鍋羹。」密云：「瞎漢！參堂去。」

數千里來幾錯過，油甕翻時滋味長。鼠糞鍋羹污卻了，和盤托出露當陽。

南嶽第二十五世

壽州無念智有禪師，蜀之漢州人。出峽遊四明登天目，後參二仰欽，欽云：「行腳甚處？」師云：「南方。」欽云：「彼中佛法如何？」師云：「山川無異。」欽云：「我手何似佛手？」師良久，欽云：「莫道無異好。」後看興化打維那因

緣，始浩然大徹，作偈云：「興化打維那，平地遭殃禍，昨夜南山雲，飛向北山過。」欽見為之助喜云：「不辜到此。」

遍歷南方涉四明，山川有異一般春，南山雲向北山去，片片飛來露本真。

南嶽第二十六世

荊山懷寶禪師，渚宮人。遊壽州，謁無念有，有云：「獵縣遊州，畢竟為著何事？」師云：「生死大事，求師拔度。」有云：「汝是荊州人麼？」師云：「是。」有云：「闍黎即今在甚麼處？」師擬對，有云：「若便恁麼，猶較些子，佛法不是商量。參堂去！」師潛心座下。一日，有喚云：「闍黎！」師應諾。有云：「在甚麼處？」師于言下領旨。後于嘉靖七年正法付鐵牛遠，師隱終南山。

呼來喚去有何因，應答分明豈不親，荊山有寶從今識，悟得真空一片心。

南嶽第二十七世

秦嶺鐵牛德遠禪師，得心印于荊山，菴居秦嶺，常披一紅布褲。一日，頂笠揮鋤，地中月明，聯池過之，池見云：「者漢好似一頭軍。」師云：「看箭。」池作躲箭勢，師近前攜手至菴，留住三月，謂云：「我乃大慧之裔，在此待人數十年矣，汝今既來，當為我求人光揚祖道。」付偈云：「就身能打劫，劈筈善奪窩，三玄從此出，三要不為多。探竿影草主賓分，獅子迷蹤奈我何？」

身披紅褲當僧衣，頂笠揮鋤掘地時，好似一軍須看箭，光揚祖道露全機。

南嶽第二十八世

敘州朝陽月明聯池禪師，本郡范司馬之後。幼居窗下，有僧過訪不遇，題聯于壁。師見厭世祝髮，杖笠南遊，過洛伽，道逢一僧，偉儀殊相。師前行失腳，念佛一聲，僧云：「此敲門瓦子，何不拋卻？」師云：「拋卻後如何？」僧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有省。後于秦嶺受印鐵牛，返敘州，居朱提山朝陽洞。聚雲來參，師問云：「如何是古佛心？」雲拱手

云：「請和尚尊重。」師問：「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雲默然，師休去。

朝陽洞口月初明，指出當陽古佛心，拱手端然請尊重，渾忘聲色貴知音。

南嶽第二十九世

忠州聚雲吹萬廣真禪師，敘州宜賓人，姓李氏。以白衣參朝陽多載，乃落髮受具。一日，陽謂師云：「汝有一句未會在。」師問：「那一句？」陽云：「不用音聲色身、默然良久，與我現出真空來。」師拂袖便出，自思：「此事不可草草，此中必有玄要。」辭往別山，苦參三年。復見朝陽，問云：「畢竟如何現出？」陽引師手掩其口，豁然大悟。囑後，師涉海入吳，穿閩過粵。萬曆戊午，于瀟湘湖東開法，還蜀闡化。聚雲出世三十年，五坐道場。語錄二十卷、廣錄五十卷行世。

退參三載聚雲開，喜得真空現出來，每向紅爐經久煆，道行楚蜀顯英才。

南嶽第三十世

忠州治平慶忠鐵壁慧機禪師，營山羅氏子，家世業儒。師生而貌偉，器骨不凡。八歲隨母持齋，稍長厭俗，于天啟壬戌薙髮。後參聚雲，依住一夏，不蒙垂示。一日，雲出方丈，師跪泣于前，求雲開示，雲笑而不答。師謂：「遇至人而無緣得授，不如捐軀赴水，以待來生。」有諭以從講肆遊，師聽畢，復來相依，雲命總院事。一朝念誦畢，登榻一踢，渾身骨碎，大笑不止，拈偈呈雲，雲不之印。又力究三年，忽爾大徹，入室密以啟雲，雲云：「汝今纔會老僧意那？」師云：「和尚大慈，為人徹底。」雲滅後，師為廬墓，四眾堅請開法平都地藏院，十坐道場，語錄二十卷。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烏龜開夜市。」

渾身骨碎未相許，三載參明得寶珠，脫殼烏龜開夜市，杜鵑啼血染珊瑚。

南嶽第三十一世

忠州高峰三山燈來禪師，墊江曾氏子，世業儒。師早年入泮，性好佛書。一日，讀聚雲《古音王傳》，觸發夙慧。年三十，

從弔巖山、南浙二師祝髮，參鐵壁機和尚于青山，領箇沒得話頭，終朝咀嚼，不發，泣語三巴掌師，掌雖本色勉之，師愈迷悶。適聞笑亭維那讀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師于言下釋然，乃撫案大笑。亭曰：「見箇甚麼？」師與一掌，即趨見機和尚。機曰：「作麼？作麼？」師連撫三掌。機曰：「落在甚麼處？」師作舞而出，後隨機和尚、掌師山行，見浮雲東西飛度，師問曰：「落在甚麼處？」機和尚向空中指云：「看掌。」驀面便掌，由此腳跟點地，受機和尚囑。後開法崇聖，凡六坐道場。康熙戊申歲，嘉禾縉紳請住郡之天寧，闡揚道化，編梓三代語錄，入楞嚴大藏流通。

高峰絕頂全身露，但見雲飛西復東，驀而掌來如霹靂，豁開正眼悟真空。

南嶽第三十二世

寧波普陀別菴性統禪師，高梁龍氏子。年十二，投高峰三山老人薙染，二十二受具。嘗請益山參究下手工夫，山曰：「只須向自家屋裏打點。」師遂將平日讀過經史從頭細檢究，無一下手處，心甚奮急。一日，聞山舉南泉瓶鵝公案有省，山謂曰：「汝只會得有，何曾會得無？」遂示以狗子無佛性話。逾年，無所入，請益，曰：「秖如會得者箇，如何便了得生死？」山曰：「既會得者箇，如何不了生死？」心益迷悶。後因山舉百丈開義田因緣，至展手處，大徹玄旨，山乃印可。山示滅，遂繼席高峰，尋遷普陀。法化之盛，風動遐邇。正錄外，著有《續燈正統》，盛行于世。

心珠早得在高峰，拽杖南來正脈通，坐斷洛伽消萬派，從茲重整舊家風。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